

新青年

梁振华 / 著

新其心血 以新人格
以新国家 以新社会
以新家庭 以新民族



新青年

梁振华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梁振华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7

(中青原创)

ISBN 978-7-5153-1787-8

I. ①新…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1629 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孙文明

封面设计:李思安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40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6.25 印张 2 插页 450 千字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 录

第一章 怒海	1
第二章 歧路	74
第三章 问道	178
第四章 新梦	254
第五章 漫途	358
后 记	415

第一章 怒 海

1

庚子年事变后，总有颇不平静的事情发生。旧历的三月一过，雨水异乎寻常的多，瓢泼大雨一场连着一场，狠了命地把那饶平县城往水里淹。广州黄冈镇是潮州府东边临着入海口的地儿，疾风骤雨一来，人们全指着饶平县城“饶永不瘠，平永不乱”的好寓意，平安度过。可东来的浪头总裹着一股子腥气，一到夜里，就夹着浑浊的雨珠死命地冲撞着百余里的海岸线，撞得街上岸边的人心惴惴不安。私下里总是有人犯着嘀咕：这场闹心雨，没完没了，怕是要把人闷死过去。

这天夜里，暴雨依旧如注，巷道两旁的椰林在狂风中沙沙乱舞，朽漏的巷内时不时惊起一两声犬吠。顺着巷口往里，一片漆黑，好心人点燃的平安灯一盏盏被雨打翻，熄灭。子夜时分，四下静谧，靠东头的泰兴客栈二楼却还闪着烛光，分外惹眼。

同盟会的许梓秋正同党人筹划五月间的黄冈起义，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火药和枪械千万不能有闪失。一想到这里，许梓秋就有些心神不宁。

“雨再这么下，火药怕是要捂潮了。”一个长脸的黑汉子用火筷子捅了捅火盆，木炭劈啪作响，溅出点点火星。客房内，四人围坐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坛酒，伴着跳跃的烛火，酒坛下摊着张饶平地图，海阳、揭阳、惠来、澄海、饶平五处的驻军衙门被圈上朱砂，分外显眼。许梓秋凑近炭火，点燃烟锅子，深吸一口，望着烛光下的地图，方桌边围坐的另外两个男子，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明天你和弟兄们多去弄些桐油纸，把火药裹存起来，全封上石蜡，还有，再堆上些干草。务必要安置好，那可是咱们的本钱……”

黑汉子一听，连忙接话：“放心，天一亮就去办。”

话音刚落，另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许大哥，自古江湖是非多，三合会的人靠得住吗？”

许梓秋一愣，抬眼，对面男子怀疑的目光让人生寒，他点点头道：“三

合会不同于其他帮会，他们从康熙年间就打着反清的旗号，与吾党不谋而合。况且，我和他们的头领余汉民打过交道，此人侠肝义胆，是条好汉！”

“孙先生赞同吗？”

许梓秋弹弹烟灰，道：“老孙没意见，还特地派老刘过来支援咱们。”他瞅着蜡烛剩下不到一寸长，心里犯起了嘀咕：“按说早该到了，别是路上出了什么岔子。”

话未落，屋外脚步乱响。许梓秋立刻吹灭蜡烛，黑汉子转手扣上火盆，屋内霎时一团漆黑，四人屏气闭声。少时，门外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黄冈鏖革命。”

“策应中山樵。是自己人，快把门打开。”

靠门坐着的男子急忙起身开门。只见门外站立两人，一高一矮，披蓑戴笠，雨水落地形成两洼水渍。高个正是今晚约见的三合会头领余汉民。许梓秋连忙迎上，拱手抱拳：“余兄弟，别来无恙？”

“我好得很！只是这鬼天气，骨头缝子里都能挤出水来！”余汉民边走边脱蓑笠，身后的矮个子并不言语，接过余汉民脱下的蓑笠，连同自己的一并展开放到屋角。别看这矮个子人小，动作却麻利得很，许梓秋觉着眼生：“这位小兄弟是——”

“哦！这是码头上当差的阿义，我跟你提起过。这小子刚入三合会，手脚麻利，脑子也灵光，上次那千余斤火药就是他放的水，咱们这票枪械入关也得靠他了！”

许梓秋连忙拱手向阿义一拜：“原来是阿义兄弟，许某代同盟会谢过了！”

阿义眼珠一转，一一打量众人：“不必多礼，余大哥曾有恩于我。大丈夫知恩图报，三合会的事，就是我阿义的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余汉民接过许梓秋递过的烟：“闲话少说，人都到齐了吗？”

许梓秋望望窗外斑驳的树影，有些踌躇：“再等等，还有个弟兄在路上。”窗外雷雨似乎转小，不远处的海浪声不绝于耳。

挑水巷街角，云月皆暗，四下无人。雨势虽转小，雷声依然轰鸣。栉比鳞次的店铺在黑压压的腥风中隐隐约约露着被大雨淋透的望竿，上面挂着酒旆，门上悬挂着一块块木匾，斑痕累累。不多时，街角拐出一个人影，打扮得小厮模样。他驻足片刻，四下打量，见无藏身之处，遂沿街向西继续奔逃。巷深处院里的狗忽然被惊醒，大吠起来。远处，传来几声喝令：“站住！站住！”马蹄敲打在青石板路上，一阵凌乱。官兵追近，为首的管带

脸上刻着一道刀疤，凶神恶煞。他勒马在巷口徘徊，目光落在狗声响起的不远处，挥刀一指：“往那边追！”

人影闪进纵横交错的小巷。官兵穷追不舍，七拐八拐后，十余官兵在三岔口前停下，喘着粗气，人影已不知去向，有小兵问道：“管带，往哪追？”

管带回头怒视，啐了他一脸：“兵分三路，挨巷子搜！必须给我把人找出来！”

“是！”官兵五人一组，分三组急冲冲跑入巷道。

咔嚓！又是一道闪电，轰轰雷鸣中，瓢泼的雨水从耸出的屋檐如注淋落，人影掩在檐下，大口喘着粗气——这正是要去泰兴客栈的老刘。斗笠下，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滴，和满天满地的雨水混成一片。忽然，老刘眼中闪过一丝惊慌，原来他慌不择路，竟误入了死巷！

巷子两侧门户紧闭，家家户户门前都堆着一摊废旧家具，杂乱不堪。老刘猫着腰敏捷地顺着墙根走向巷子尽头，巷尾一面青墙，墙角赫然高耸着一个草垛。大雨滂沱，草垛已经潮湿腐烂，恶臭难当。突然，几只野耗子从草垛深处跑出。

管带横刀守着巷口，忽听巷子里头哐啷一声响，带着五名兵一路小跑扑进巷子深处。夜幕寒光下，他的刀疤狰狞可怖。五个官兵团团围住草垛，管带抽刀迈步，一脚踢开堆砌的杂物，把朴刀深深刺进草垛，接着，又狠捅了几下。忽然，一个黑软软的影子唰地钻出来，喵的一声，消失在雨雾中。“娘的，是只野猫！这是条死巷，去别处看看！”草垛后，内墙已颓，老刘猫腰透过缝隙看着官兵远去的背影，长吁一口气。

泰兴客栈中，六人挤在屋子里，气氛沉闷。起义在即，钱和军火都万分重要，若有闪失，势必功亏一篑。许梓秋眉头紧锁，抽着烟锅子，望着火盆，若有所思地问道：“筹款和招募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黑脸汉子和其他两人交换个眼色：“光复会 124 名会员交来的会费共 238 美元，还有孙先生以兴中会的名义发行的中国商务工会股票，一共筹得了 1100 美元，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总共将近 1500 美元。可前一段在东京购置千余斤火药，就花去了三分之一，再加上这批枪械，已经没剩下多少了。估计不到 50 美元。”

“枪械呢？”

“已经上船了，不出十日就能抵达码头。剩下的事就要拜托阿义兄弟了。”

余大哥为什么不声不响地带他来挑水巷，而且还语焉不详，刚刚提到

的孙什么山，听着怪耳熟的。阿义心里生了主意，答道：“各位兄弟放心，码头那边我阿义去打点。可是……这么多枪进了饶平，存放可是个大问题。时间一久，朝廷早晚会察觉，你们打算如何处理？”

许梓秋一脸茫然，抬头看阿义：“怎么？余兄弟没跟你提起过？”

余汉民大手一挥：“阿义不是江湖中人，又刚入我三合会，我怕这小子知道后炸了窝，暂时还没告诉他。”他见阿义满脸疑惑，又附在他耳旁小声说：“入了三合会，就是自家兄弟，你应该晓得我会的头等大事吧？”

阿义寻思着，脑海里电光石火一闪，脸色微微一变：“大哥，你说的是……反清复明？”

“算你聪明！不过复明是八百年前的鬼话了，可这满清鞑子一定要反！眼下就要真刀真枪地干！我们要在黄冈发动反清起义！”

阿义大惊：“要造反？”

“准确地说，是起义，我们要在黄冈发动起义！”余汉民雄心勃勃。阿义听得头皮发麻，突然想起那孙什么山就是巷口街道常议论的造反头子，朝廷通缉的要犯！余大哥居然把我也给拉上，要我给造反的杂种们帮弄军火！

蜡烛已烧得只剩一小截，一帮人围着幽森的烛光开始筹划黄冈起义。同盟会已在联饶、高堂、钱东等地做过地下宣传，组织了一批人马派发英雄帖，但收效甚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冥顽不化的百姓心中，革命依然如洪水猛兽一般可怕，百害无一利，丢了身家性命不说，稍不慎，连累家人，诛九族。眼下，除了黄冈本地的居民和三合会的义士，起义军势单力薄，前途未卜。

许梓秋眼冒精光，说道：“兵贵精，不在多。敌明我暗，这几百人的敢死队，一定能出奇制胜！”

余汉民抱拳爽朗地说：“那就照之前约定的，敢死队的人，由三合会出。”

许梓秋从怀中掏出一沓银票递给余汉民，神色凝重地说：“余兄弟，大恩不言谢。这是老孙在香港那边筹到的一万六千港元，我都换成了银票，你拿回去给弟兄们。”

“……我三合会有的是财路，不差这……”

话没落音，许梓秋将银票摺在余汉民手心，说：“这是同盟会的一点心意，留给弟兄们……安家的。”余汉民没再推脱，接过银票。阿义见状，脸上现出一丝惊骇。

说话间，楼下一阵犬吠，众人吹灯收声，凑到窗前观察动静，只见一男子正向客栈走来。少时，敲门声响。对好暗号，打开门，黑影闪进屋里，

摘下斗笠，点上灯，正是老刘。他气喘吁吁，心有余悸：“甩了几个尾巴。各位好汉，久等了。宝贝给你们拿来了。”老刘神秘一笑，小心翼翼地擦干桌上的雨水，自怀中掏出一面叠得整齐的蓝布，抬手一抖，蓝布徐徐展开，中间嵌着一轮白日，青白相间，分外惹眼。“这是青天白日旗，老孙特地让我从香港带来的，以壮声势！”众人惊叹连连，围着桌子摩挲着这面珍贵的旗子。

“这是咱们同盟会的旗帜？”

“不错！你看，这青色代表光明纯洁、民族和自由，白色代表坦白无私、民权和平等。”

许梓秋兴奋地说：“日出东方，青天白日，光明正照，自由平等——这一天，就快到了。我们要把这旗子做它四十面，起义之时，遍插饶平！”

余汉民热血沸腾，再也忍不住：“到时候老子亲率敢死队，杀进官署，杀他个干干净净！”

许梓秋走到桌前，摆下七个碗，倒满酒，举杯：“各位弟兄，干了这碗酒！不成功便成仁！”七人围站在桌前，举起碗，目目相对，众志成城。老刘低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声落，众人仰头一饮而尽。

离开客栈，依然是风雨交加，阿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赶，心中如敲重鼓七上八下，余汉民的千叮万嘱，他一个字儿也没记住。造反！起义！灭九族！救国！革命！字字如棒槌，他简直要窒息了，心里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只想到他的儿子，大年夜里出生，还不满四个月，却是灵巧可爱、生龙活虎。媳妇阿凤每天攒几枚钱，说到下半年天冷时，买几双虎头鞋给儿子，好让他扶床学走路。临到家了，矮落的木瓦房里一灯如豆，阿凤还在挑灯缝补。他在门口徘徊再三，最后嘎吱一声推开门，闷头不语地走进屋，也不看阿凤，只取下蓑衣斗笠，抖抖水挂到墙上。

“你又去哪了？怎么才回来？”

“跟余大哥办事去了。”阿义不敢正眼相看，闷声答道。

看着丈夫一身雨水，满脚脏泥，阿凤没吱声，转身走到水架边，轻手轻脚地把毛巾放在盆里，从水缸里舀了几瓢清水，走到灶前准备烧水。阿义眼光影随着她，心跳不止。这时，在幽暗的灯光下，儿子翻了个身，把被褥踢开，阿义走上前，掖好被角，望着儿子的小脸出神。

阿凤回头看着发呆的阿义，走过来，捅捅他：“怎么了你？”

阿义定睛看着阿凤，喃喃自语：“要出大事了！反了，那帮狗日的要反了……”

“什么反了？”阿凤瞅瞅煤炉子，壶里的水开始沸腾，水雾氤氲。

“前段日子，余大哥托我在码头上放关，我以为又是运点军火，小打小闹，啥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今天一去，才知道这帮狗日的要捅这么大的篓子！”

“什么篓子，你说句整话。”

“造反！他们要拿那批军火造反！”

“造谁的反？”

“还能是谁？当然是造皇帝老子的反！”

阿凤一愣，刚端起的木盆哧溜脱手，哐啷一声掉在地上，水溅起一地。孩子猛然惊醒，大声啼哭。阿凤忙抱起孩子哄着，仍是惊魂未定，脱口而出：“皇天菩萨啊，我可告诉你，绝对不许掺和这事！”

阿义心慌意乱，六神无主：“想不掺和也晚了。你想想，那批火药是我放的水，这朝廷一旦追究下来，我摆明了就是同党，脱不开干系！余大哥有恩于我，他开口，我怎么好推辞呢？”

“还不是你不争气，欠下那么多赌债，觑着脸求别人帮你擦屁股，家败了不说，还欠了这么大人情。现在倒好，连命都要搭进去。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偏偏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男人？”

“你个傻娘们！都火烧眉毛了，还扯这些旧账干吗？我告诉你，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然走到这步，就只能听天由命。”

阿凤一听，气得浑身打颤：“什么听天由命！我不管，你去跟余汉民说，你有老婆孩子，不能掺和这事！”阿义双拳紧握，不敢答应。阿凤怒视着丈夫，骂道：“窝囊废！”转身飞快地抓起刚刚做缝补的剪刀，刀尖直逼孩子的小脸。寒影白光，惹得孩子啼哭不止。阿义慌了神，急忙上前去夺剪刀。阿凤后退一步，狠狠地说：“今儿我就要你一句话，你到底退不退？你不退也行，我们娘俩现在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横竖都是一死！我早就受够了这窝囊罪！”

阿义不知所措：“你，你，好好好，那你告诉我，怎么退？往哪退？”

“报官！”阿凤斩钉截铁地说。

“这……这怎么行？”阿义万万没想到妻子会想出这一招。

“怎么不行，那几个闹事的头头是谁，你可都清楚！你如果能写份名单给官老爷，就说他们几个要造反，兴许还能领到赏银。”

阿义重重跌坐到椅子上，声音在昏黄的灯下飘摇：“这……这岂不是害死了余大哥！”

阿凤晃了晃手中的剪刀，一逼再逼：“是要他余汉民死？还是咱们一

家三口都死？你自己看着办！”阿义无言以对，继而一声长叹。

煤灯如豆，阿义满头冷汗，眉头紧锁，拿笔的手颤颤巍巍。一年来在三合会和余大哥出生入死，却没想到最后竟亲手把他送上死路。可是，谁叫你们做的是这些造反的勾当，天理不容啊！余大哥，别怪我不义。

曙色微明，停了小半夜的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夫妇俩一夜未眠。

“妥了？”阿凤擦干泪痕，起身走到阿义身旁。手中的纸笺汗渍淋漓，歪歪扭扭地写着：余汉民、许梓秋……阿凤双唇紧抿，看看孩子，将纸层层叠好，对眼窝深陷的丈夫说：“行了，去睡吧，累了一夜了。”

珠江口岸，风大浪急，长洲岛上，荆榛丛生。不远外的黄埔陆军小学操场上空时不时回荡着高亢的喝令声和答令声。日本教官伊藤武肤色黧黑，面容冷酷，他教学以严厉著称。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手脚绑缚着沙袋，四人一组，正在进行地狱般的体能训练——奔跑、冲刺、匍匐前进、翻越障碍。豆大的雨点洒落在泥泞的地面上，绽放出无数水花。伊藤武横眉竖眼，青筋暴露，挥舞竹刀：“孬种中国人就这点能耐吗？一个真正的军人，要用意志和肉体战胜一切！明白吗！”

铁丝网下，一个少年浑身上下沾满泥浆，在泥泞中匍匐挺进，他抬肘抹去脸上的淤泥，加速爬过铁网，向前方障碍冲刺，飞身第一个跃过护栏，漂亮地完成了规定动作。他刚停下，就听见伊藤武的呵斥：“你是女人吗？我数到三，必须爬到终点！”少年回头，原来是班上同学韦星，他唇无血色，面相惨白，距离终点近在咫尺，却无力前行。伊藤武举起竹刀，大声训斥：“起来！否则今天的训练休想结束！”韦星痛苦万分，躺在地上挣扎。“起来！”伊藤武再次举起竹刀，正欲劈下。

少年一看不妙，大声喊道：“报告教官！”

伊藤武扭头怒视：“谁让你停下的！”

“报告教官！韦星发烧了！请让他休息！”

“你在为他求情吗？在战场上，你替他去死吗！”话未落音，伊藤武一把抓起韦星的辫子：“难道你们中国人只会跪着生，不能站着死吗？甲午战争你们一败涂地，不是输在枪炮和军舰，而是输在骨气！你们中国人就是一群东亚病夫！”

“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少年目光炯炯，直视教官。

伊藤武大步走到少年跟前，冷笑一声，举刀欲劈，不料刀却被死死抓住。两人四目相对，少年顺势一扭手腕，将竹刀夺过来掷在地上，走到韦星跟前，吃力地将他搀起，径自离去。伊藤武望着二人离去的背影，大喝一声：“你

叫什么名字？”

“学生江流！”

不远处的教学楼走廊上，督学赵伯声观察已久。他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眉宇间有一股威严之气。他将这一切看在眼里，颌首自语道：“江流……又是一个好苗子。”

入夜，雨淅淅沥沥地停了，天空闪出几颗星，积存的雨水顺房檐滴落，滴答作响。赵伯声安顿好生病的韦星，独自回家。推门入厅，却见许梓秋坐在四四方方的八仙桌旁，一见他进来，发起了牢骚：“饶平有句俗话，春风如刀，春雨如雪，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啊，一连下了五天雨，这身皮囊都要发霉了。”

赵伯声微微一笑，也不作答，吩咐仆人上茶：“怎么？才离开一年，就不适应了？许兄弟习武之人，正是硬朗的年纪，怎能如此自怨自艾？来，尝尝我这上好的苦丁，驱驱寒气。”

许梓秋端起盖碗儿，拨开茶盖，小饮了一口，撇嘴皱眉道：“这，这未免太苦了，简直就是药汤子。”转眼瞥到房间正中，挂着一幅俊秀飘逸的草书：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想着赵伯声明里同文人骚客诗酒唱和，暗里却加入同盟会，多年来诸多不易。他咂摸着口中苦丁茶的余香，说：“这茶……苦是苦了点，但余味甘冽，沁人心脾。赵兄这字，俊秀飘逸，外柔内刚，令我想到当年在新加坡晚晴园时，老孙写的一幅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看看人家欧美列强，实行共和政体后，国富民强，蒸蒸日上。就连日本，一个蕞尔岛国，明治维新后，居然也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这次我回国发动起义，就是要让这帮狗鞑子知道，逆潮流者必遭灭顶之灾！”

“你觉得这次起义胜算有多大？”

“不敢说十成也有七八成，咱们的数百支枪械已经在路上了，不出差错的话，十天内就到。”许梓秋说罢又顿了顿：“这主要还得依靠三合会，你还记得那个余汉民吗？”

“黄冈三合会龙头？”

“对，就是他。一年前火烧教堂之后，我与此人志同道合，常有书信往来。他一听说同盟会要起义，马上表示愿意率三合会数百名弟兄组成敢死队，

全力支援我们！”

赵伯声一听，目光灼灼：“真是天助我同盟会！想不到余兄弟是如此披肝沥胆、行侠仗义的好汉！如此看来，大事可成矣！”

而在此刻，黄冈北面三里处的家庙——青园祠中，余汉民正率领三合会的弟兄聚义誓师。寝堂当中，立一大方桌，桌上摆满宽口大碗，桌旁镇着一缸烈酒。几十个三合会的布衣汉子齐刷刷地跪在桌前，昏黄的烛光映着龛位上一排排的黑色灵牌。

余汉民跪在龛前，拱手持香：“列祖列宗在上，晚辈余汉民，生于乱世，鹰犬当道，国破民穷，生灵涂炭。自幼继承祖业，随父接管三合会，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相济，患难相扶，入会以来，勿敢忘先祖之遗训，驱除满清，光复汉室。丁未年初，自知天时、地利、人和，正应三合之意，遂与同盟会联手，聚众千余，约期举义，志在推翻满清，光宗耀祖。列祖列宗在天有灵，保佑晚辈杀尽清狗，兴我族威！”说罢，三叩首，拜神主龛。

“杀尽清狗！光复汉室！”寝堂外，数十名三合会汉子齐刷刷叩首，异口同声。

余汉民转身，目光笃定地看着明晃晃的烈酒，在酒缸前站定，咬破手指，将血滴于缸中。美酒盛着英雄血，殷红荡漾。“弟兄们，喝下这碗歃血酒，便不能回头，生死由天，吉凶相照，如有怯战者，人人可骂，如有背弃者，人人可诛。今日此地，余汉民对天立誓，以此微躯，光复汉室，人在国在，与国偕亡！”数十位汉子纷纷上前捧起血酒，一饮而尽。

突然，传来一阵擂鼓般的撞门声。庙门颤抖，门闩松动。余汉民一惊，大喝：“是官兵！抄家伙！”话未尽，数十名官兵破门而入，踏过厅堂，直向寝堂扑去。领头的管带气势汹汹，月光寒影下，脸上的刀疤森然可见。三合会一千人转瞬就被包围起来。管带阔步上前，神色傲慢：“叛党余汉民！还不快束手就擒！”

余汉民一抹嘴边的血酒，剑眉一挑，嘴角露出冷笑：“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管带朝身后使了个手势——数十名官兵端起洋枪，齐刷刷摆出射击姿势。“龟儿子，你斗得过洋枪吗？”

余汉民面不改色，攥紧拳头，轻蔑道：“慌什么？大不了一死，何足畏惧？”他横眉竖眼，青筋暴露：“弟兄们！亮出我们三合会的威风来！跟这帮清狗拼了！”说罢，举起大刀，冲向官兵。三合会议士们见势，纷纷举起武器，高声呐喊着：“杀尽清狗！光复汉室！”枪响惊破夜空，月

如寒冰。须臾，寝堂前横尸遍地，余汉民依然紧握大刀，躺在血泊中，怒目圆睁。管带掏出一纸名单，重重地划去“余汉民”，“许梓秋”三个大字赫然纸上。

2

夜里，四下皆静。许梓秋在雕花八仙桌上展开一张地图，赵伯声盯着饶平版图中将军府、巡抚衙门、兵器库等险要位置。“军事机关兵驻左右，承平日久，有其名无其实。我打算来他个出其不意。到时候，我和余汉民亲率敢死队，五十人一组，配足枪械弹药，直趋官署内室，将其长官一枪击毙！”许梓秋说道。

赵伯声思谋片刻：“嗯……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不过，这可是步险棋啊……”

“赵兄担心的是援兵吧？我已经想过了，到时候让老刘率领咱们同盟会的自家弟兄埋伏在主要街道和店铺两旁，一遇官兵来援，来个突然袭击，奋勇射击！官兵不知我虚实，一定不敢轻易前进。”

“双管齐下，妙！许兄弟，士别一年，刮目相看！”

许梓秋品了口浓茶：“我这点皮毛都是跟黄克强学的。”

“不如你来陆军小学任教吧，眼下陆小师资紧张，有门课叫战术基本原则，刚好没有教员，我看，你可以来试试。”

“这怎么行，赵兄弟高抬我了，我这都是些不入流的野路子，去了岂不是误人子弟？”赵伯声正欲开劝，忽然传来擂鼓般的砸门声。许梓秋警觉，一把收起地图：“谁？”

赵伯声面不改色，笑道：“这样敲门的还能有谁？”许梓秋收起地图，会意地一笑，走进了内室。

门刚开一缝，一体格魁梧、面圆耳阔的青年男子挤了进来，还没坐下就聒噪起来：“赵大哥火急火燎把我叫来，可是要请我喝酒吃肉？”说罢，大喇喇地走到八仙桌跟前，信手端起一副盖碗儿，仰头一饮而尽，突然口里一紧，鼓起腮帮子，噗嗤将茶水喷了一地：“这简直就是猪胆泡黄连！赵大哥就喝这个？”

赵伯声笑道：“谁像你周鲁这般喝茶？这苦丁茶又不是高粱酒，需小口品饮。”

周鲁一听，乖乖将盖碗儿放回桌上，两个眼珠四下滴溜，扫过正冒着热气的盖碗，嬉皮涎脸：“赵大哥，为何沏了两碗茶？是有客刚走？还是

金屋藏娇？”

“昨夜间，梦中闯到战场上……”一阵粤剧唱腔从内室传出，周鲁闻声一愣，继而大喜，接道：“夸无敌，单骑赤手缚胡王！”唱罢，房内一声长笑，许梓秋踱步走出，背手立于周鲁面前。

“许老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周鲁喜形于色，迫不及待地问道。

“前天刚到。臭小子，小曲儿接得倒是麻利。”

“那当然，这饶平镇的戏子整天咿咿呀呀、不知所云，唯独许老哥这曲《闻鸡起舞》最入我的耳朵。你这一走就是一年，可想死我了！这次回来又为了什么？”

“老孙和黄兴都认为广东便于迂回作战，尤其有利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所以，就让我回来了。”

听到有起义，周鲁霍然起身：“这么大的事！算我一个！”

赵伯声眉头一紧：“你这小子，点火就着！叫你来自然不会把你落下。不让你去前线拼命，是有更重要的事要交给你办。”

“什么事能比上前线还重要？赵大哥可别唬我。”赵伯声徐徐说来，两人神色愈渐严肃。

“什么？策反广东水师？！”周鲁和许梓秋闻声惊愕不已。

赵伯声踱至窗下，一盆剑兰怒然开放，刚直挺拔。他把心里按捺了数年的念头思忖再三，说：“我一直在想，欲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掌握两样东西——军队和学子。我并非担心这次起义不能胜利，而是担心胜利以后的事情，总不接连发动第二次、第三次吧？”赵伯声转过身，看着傻站在房中的周鲁。“你是广东水师的副管带，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些。就这么几千号人，几百杆枪，只会越打越少，迟早全军覆没。所以，我希望你利用这次起义的影响和在广东水师的军职之便，唤醒你手下的兵勇加入我同盟会。这样一来，满清的军队就能为我所用。”

“哪那么容易？广东水师那帮榆木脑袋，他娘的只对狗皇帝讲义气！”周鲁义愤填膺地说。

“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我不赞同你上前线，你这条命是留着策反的。”

许梓秋心知赵伯声之意，也劝道：“赵兄弟言之有理，周老弟，就按你赵大哥的意思办吧。”

周鲁一听自己没戏，突然一拍脑袋，从怀中掏出一块怀表：“坏了坏了！光顾着跟两位大哥说话，差点误了大事！你们慢慢聊，小弟先走一步！告辞！改天一起喝酒！”边说边径自离去。赵伯声和许梓秋相视而笑。

“这小子，就是个活土匪！赵兄，军队可以策反，那学子又作何解释？”

“满清近几年受洋人影响，兴建了不少新式学堂。比如黄埔陆军小学，这里的学子思想进步，我们如果能提前在这些学子中播下革命的火种……”

许梓秋眼光一亮：“妙哉！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此说来，赵兄弟让我去陆军小学任教，原来是别有用心？”

赵伯声走至字幅前，长叹一声：“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不错，非你莫属！”

从赵伯声家出来，周鲁就和丢了魂儿似的，急匆匆地在小巷里跑着，黝黑的脸上藏不住笑意。春禧楼软软的幽香飘在街道上，吹得人神魂颠倒，离春禧楼越近，周鲁的心越是怦怦直跳。

一进大厅，只见桌椅凌乱，碗碟碎地，周鲁还没思量，就又听见一阵尖细的声音从楼上传来。“这是什么年月？和尚撑雨伞，无法无天了！”这不是珍妈妈吗，这老鸨平时自端着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断不会出此狂言。周鲁看得纳闷，又见几个鼻青脸肿的伙计从楼上客房七零八落地滚下，他抓起一个便问：“哪个大胆的惹着珍妈妈了？”

珍妈妈正要下楼，见是周鲁，便强赔着笑脸：“呦！周大爷来了！看我这老眼昏花的，净顾着跟那帮猴崽子怄气了！您玩儿好，我急着出趟门，回来再侍候您。”

周鲁看着奇怪：“慢着，这几个伙计为何挂了彩？”

不谈则已，珍妈妈一见周鲁提起，便气急败坏，横眉竖眼：“哎呦！甭提了！楼上来了帮泼皮无赖，蹭吃，蹭喝，蹭姑娘，还动手打人！”周鲁的脸色霎时变了，他平生最看不惯不平之事，一摆手说：“天下的事天下人管得！带我上去看看！什么东西，老子非卸他们条胳膊下酒！”说着阔步上楼。刚进二楼门帘处的雕花围栏，就听得东头客房嘈杂喧天，房门口一片狼藉。

是仙儿！周鲁听得尖叫，惊讶万分，一阵心痛。这林月仙是春禧楼当红的角，周鲁一年前偶遇佳人，一见钟情，两心相知。俗话说，烟花地里难真情，但这月仙真算是周鲁难得的知音，不但懂事理通人情，还颇有侠义心肠，周鲁早有替其赎身，相伴终身之意。

周鲁一脚踹门而入，只见香榻内，林月仙衣冠不整，几个泼皮将她死死按住，柳绿色的绸裙被撕得七零八落。压在林月仙身上的泼皮陈二见有人坏事，探出大半个身子，气急败坏：“又是哪个不知死活的来讨打？”

周鲁怒火三丈：“叫声周爷爷可免一死！”

林月仙闻声惊喜万分，喊道：“周大哥！”

这陈二也是有眼力的，一见这架势，明白了些许，奸笑道：“呦呵！有一腿子？你这骚娘们，不让爷爷我碰，原来是有人滋润！”话毕，几个泼皮放肆大笑起来，羞得林月仙双颊绯红。

周鲁气血冲顶，青筋暴露，吼道：“去你妈的！老子阉了你！”说话时，已拔步上前，一把揪住陈二的辫子，将他拽出香榻，往小腹上只一脚，便踹得他仰面朝天。周鲁一脚踏住陈二的胸脯，提着醋钵大的拳头劈头盖脸砸去。

陈二被压在地上，又羞又恨，大喝：“你们这群废物！还不快过来帮忙！”周鲁扑的一拳，正打在陈二鼻梁，霎时鲜血迸流；又一拳，打在眼眶，眼棱炸裂。陈二顿时眼冒金星昏了过去。众喽啰一片慌乱。周鲁几天没松筋骨，正愁骨缝子痒痒，看着喽啰们一拥而上，便乐得边打边骂，左右开弓，打得几个喽啰叫苦连天。林月仙立在一旁，见周鲁怒红双眼，扑通跪在地上：“周大哥住手！若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周鲁见心上人求情，愤愤放下匕首，怒喝道：“滚！”众喽啰抱头鼠窜，一下子没了踪影。

片刻，林月仙惊魂已定，随手扣紧门扉，纤手持绢，含情脉脉地走向周鲁。霎时四下皆静，茜纱帐上珠帘玉钩，锦榻上月华流转。周鲁叹了口气：“这些日子广东水师事务繁忙，今天好不容易得空，没成想又遇到这帮泼皮，亏得我来的及时。”

林月仙没搭腔，只展开丝巾，细细柔柔地在周鲁黝黑的脸上擦拭，柔声道：“仙儿不怪你，男儿大丈夫岂能整日沉迷在温柔乡中不思进取，只要周大哥心里挂念着，仙儿就心满意足了。”

周鲁见心上人眉眼低垂，眼波流转，一时神魂颠倒，嘻嘻一笑，隔着丝巾抚摸着仙儿的小手，顺势一把抱起她。林月仙罗裙曳地，悬在周鲁怀中，粉面羞红：“活土匪，快把我放下。”周鲁轻吻月仙儿的双唇，猛地揭开纱帐：“我是活土匪，你就是压寨夫人！我这就带你回山寨！”

林月仙侧身斜卧，胸口低敞，香肩微露，周鲁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轻声道：“仙儿，我想替你赎身。”林月仙微微一颤，纤纤玉指摆弄发梢：“天下的美人儿多得是，几时轮到我林月仙了？”周鲁摇头：“千好万好，不如仙儿的一曲琵琶好。我想好了，大事一成，我便替你赎身，咱们就过门成亲！”林月仙杏眼泛红，含泪默默地点了点头。正是月色静默，花下幽僻，人间好景常在。

月华如水，星光漫天，越过那繁华的街道，人声渐渐地寂静了下去，海浪悠悠地拍打着堤坝，这五千多年未变之封建中国，如同这墨色黑天，